

自序

忆千斤皓雪云松韧，
期一缕香风翠羽盈。

自序

忆千斤皓雪云松韧，期一缕香风翠羽盈。

这幅对联概述了晚年的生活总是穿插着“回忆”和“期盼”两大部分。“回忆”的部分是沉醉在回想年轻时如何度过好像松树处在厚厚积雪下的艰苦日子；同时又很自然的把“想当年如何，如何”的情景用来教诲后辈。“期盼”的部分是盼望后辈能珍惜遗留给他们的点点滴滴，以及自己今后的日子将会过得有如花苞嫩叶那样写意的沐浴在春天气息中。可是，随着风烛残年日子的到来，原本富有哲理的“话说当年”将会变得令听者心烦的唠滔和杂乱无章，加上老年心智快速的退化腐蚀了“期盼”的意识，整个人就痴痴呆呆的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日子直到离开尘世。我现已年届古稀，乘心智尚未退化到痴呆时赶紧把一些人生经历，社会家庭现象与问题，以及有感而作的诗句整理成一部《尘根一古稀》诗集。这不是一本回忆录，但首先也必须简单扼要的提一下我的过去。

我于1970年由当时的新加坡大学（后来与当时的南洋大学合并成为现在位于肯特岗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很幸运的获得了英联邦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颁发的奖学金负笈英国继续深造。1974年修完博士

学位后就即刻回到当时的新加坡大学，也就是现在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系履行八年的工作合约。当时的科学与工艺部长杜进才博士（他也是新加坡大学校长）在面试我时问了我为何选择执教，而不像大部分工程系学生在毕业后就踏入工业界谋求更高薪金并具更快速晋升机会的工作。当时我想也没想就立刻回答：

“我是在教育界的圈子里成长的，双亲和哥哥姐姐都是教员；执教对我来说就像是血液在血管内流动那么的自然和必然”。一晃眼，我四十年的工作生涯就是在充满挑战、惊喜、满足感、和不断自修的工程教育和学术界里度过。当我回顾走过的这条道路时，我还是毫无犹豫的肯定了我当时的选择。现在回想起当年面试的情形，应该是我在不知不觉的情形下发出了热爱教育工作的强烈讯息，而让我获得奖学金和在大学执教的机会。

我从1974年开始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工作了28年，之后在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宇航工程院工作了6年多；参与了这两所大学几个阶段的转型以配合国家在建设与培养人才等各方面的不同需求。我的广泛工作范围包含了教学、学术研究、大学教育政策和策略的复审与改革、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大学学制与课程的改革。领导方面的任务也包含了机械工程系主任、宇航工程系主任、招生部主任、和南洋理工大学与国防科技局联合创办的淡马锡实验室首位主任。

在这34年大学的工作日子里，内人在我身旁毫无怨言的默默支持着我，分担并开导我在工作上的忧心，同时她也把两个小孩培养得非常优秀出色。虽然她的事业成就很早就远远超越了

我，可是她毅然放弃了她的事业以致力于教导和培养孩子，这也让我无后顾之忧的专心工作。这种传统的“相夫教子”在现代社会已不多见；所以虽然我在大学的终身教授职已经由60岁延长到65岁，但我在61岁那年还是决定提早退休，好让我能和内人一起度过简单但充实愉快的晚年。

退休了两年后，忽然在2011年4月中旬接到南洋艺术学院的几位理事潘国驹教授、林浩教授和邱才新教授的邀请与我共进早餐；他们希望我出任该学院空悬已有一段时候的副院长（教务）职，同时也希望我推动并领导改革学院的教学、课程与学制等重要项目以提升学院的专业和学术水平。在他们恳切说服之下，我也就义不容辞的接受了这份很有意义但富有挑战性的“苦差”。上任后便立即着手和当时的院长朱添寿先生讨论学院的定位并制定改革方向、策略、与项目。接着就和所有学术单位的主任和同事们制定细节，并以百折不挠的决心克服重重困难，在短期内施行了新的和更透明的招生制度与程序、与其他学府合作（譬如在2012年7月期间与新加坡艺术学校签订了谅解备忘录鼓励其高素质生源直接进入南洋艺术学院各系的课程）、和着手改革课程与学分制以促进“专”与“广”的平衡、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这些新措施也获得了以詹道存教授为首的理事的认可。我也接到詹教授在理事会议时发出的指示，要我协助他更进一步的加强学术、招生、与制度的改革。詹教授在海内外学术界具有盛名：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院的前院长、南洋理工大学的首任校长、以及新跃大学的前校长。所以种种的新措施是学院朝往更高专业与学术水平的新蓝图与里程碑，同时教职员也会因参与这

些改革而自我提升了对学府的认识和学术上的要求。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参与了重大的学术转型，所以学院的学术改革对我来说是在我办事能力范围之内，前题是上下必需一条心。理事长詹教授在2013年8月1日卸任后不久我也亲自向潘教授和林教授两位理事提出我的去意；虽然他们极力挽留我，但看到我意已决也就同意了。接着我就向朱添寿先生呈上辞职信，并得到他的接受。隔天在学院毕业典礼过后的茶点上，和我只见过一次面的新理事长刘心玲女士像老朋友般亲切的对我说到了这年纪不做也就算了，并再三说我们保持联络。我也就在2013年8月底重新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了。

离开南洋艺术学院之后没多久，潘教授以世界科技出版公司董事主席的身份说服我当公司的顾问，并要我把重点放在优化人力资源的分配与各部门职员职业发展、优化出版流程与品质审计、和强化工程书籍的出版。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和各部门同事密切合作后，我们向董事部提出了不少重要建议供考虑；其中有好几项已经施行了。看到这些正面成果，我的使命可说是完成了；在获得潘教授和董事部的同意后便愉快的在2014年11月底正式告老，再继续和内人一起陶醉在我们的夕阳余晖日子。

前后四十年不同的工作岗位让我接触了许多在不同领域、不同阶层、和不同国籍的人士；并且有机会和他们做了相当深入的交流与合作。还有，看着自己的和亲戚朋友们孩子成长也是我生命旅途的一个重要部分。内人她很关注时事，无论在阅读、观察、分析、或处理事务等各方面的能力都比我强、比我更有条

理；所以我们能够抱着客观与专业态度对各种问题做出非常深入的讨论。所以应可说我所经历过的、接触过的、看过的、和听说过的人情事故也相当广泛；同时也能让我以相当宏观的角度看待一些教育与社会现象和问题。

这本诗集用了七个章节浅谈人生旅途中的七个重要阶段：学习、教导、亲情、工作、等待、退休、和代价。章节的安排大致上是以婴儿出世后顺序到退休，最后再以“代价”作为人生旅途的一个总结。这好比是让一位老人家在摇椅上回首和反思他所经历过的各种酸甜苦辣的日子，并以积累下来的经验当成教诲后辈的话题。诗集的每一个章节并不是独立的，因为人生好比一个大熔炉，一个大且又复杂的生态系统。这几个人生阶段则好比是不同原料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时间点以不同比例逐渐注入这个大熔炉里，再经过不断反复混合搅拌才塑造成一个人的价值观与理想信念，然后最终以处事待人的方式和行为举止呈现出来。因此每个人都不断反复的经历着这些阶段的互动与合成；譬如在孩童成长期间，注入“学习”、“教导”、和“亲情”的混合成分应该会较注入“工作”、“等待”、“退休”和“代价”的比例高出许多，但是在这个时期，“工作”上应有的态度和因行为而付出的“代价”也同时会被注入成为教学上的实例。所以读这本诗集时也无须按照章节的顺序。

我也尽量避免用教条方式写这几个章节，而是将“景”（譬如现象和问题）和“情”（譬如众人或个人的感触和看法）之间的互动所衍生出的“因景生情”和“因情观景”的意境再以

近体诗（五绝和七绝为主）或是对联串连起来。要以一首诗句的含义扩大到类似但又不尽同的“景”（实例或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而这正是中国诗词美妙的地方，很值得在写这本诗集时作一个大胆尝试；但我希望读者能以“都付笑谈中”的广阔心态来看待这本诗集。

我在南洋理工大学淡马锡实验室时，办公室里的一位同事廖美娟小姐学的专业是美术。我60岁生日时，她以一幅《荷花图》代表实验室里的一百多位同事赠我。欣赏了《荷花图》之后，我一时心血来潮题了一首七绝回赠她（第二章：教导）；我在讲解诗句时，廖小姐带着惊喜的心情说诗意暗合了她的画意。忽然间我们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了更深入的领悟。接着廖小姐也陆陆续续的让我过目她的其他作品，我也一一题了诗句回赠她，并在2009年退休前收集成一部未出版的《盼望》诗画集特地献给她，也复印了多份当成我的“退休纪念册”赠送给实验室的同事和一些友好。同事们了解到这些“诗画”都含着相当浓厚的道德观念以后，认为可作为公民伦理课程的辅助教材，便时常鼓励我出版或登刊这些“诗画”；但我却一笑置之。

我现已年届古稀，也已在家中过着很充实的退休生活。忽然间想起了旧同事们的鼓励，我也觉得应该出版一本带着“诗画”韵味的诗集谈谈人生旅途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希望能让读者拥有多一本通过近体诗来了解现代社会风气和一些现象与问题。

在决定写这本诗集后，心中又萌了怯意：我的专业是机械工程而不是中华文学，在诗词这块深奥广阔的领域里我并非诗词

专家，也没上过任何有关课程，我只不过是一个对诗词的写作与欣赏有稍许兴趣的无名小卒吧了。有些本地名人从小就开始题诗了，而我打从小学时总觉得学习中文是件苦差；背书和默写时如果无意中将“细雨如尘散暖空”误为“雨细如尘散暖空”，老师就要扣分数。这是当时我根本无法体会到诗句有如非线性数学：同字不同排列法会产生了具有绝然不同的意境。因此我对中文就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恐惧。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能体会到中文的优美，尤其是诗词。字少含义深，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和“一切尽在不言中”之妙，同时也能了解到在不同时候、不同心情和不同环境下细读同一首诗都会有不同的体会与感触。这些都使我了解到为何诗词能通过描写风花雪夜的朴实写景方式来巧妙有效的抒发作者的情感与抱负。这种让读者能抽丝剥茧般的细嚼诗意，把生活在不同时代的读者和作者巧妙的穿越时空联系起来，让读者有“与我心有戚戚焉”的感触与共鸣，实在令人拍案叫绝！

大约在1987年，我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电机系的老同事郭家治副教授（已故多年）闲聊时，很敬佩他对诗词的理解和写作有着高深的造诣；原来他早已在潘受老前辈那里学习诗词写作与欣赏，并学习书法。我也是一时心血来潮，便同郭教授以讨论方式开始用心接触唐代诗人的作品，并偶尔写写诗句和他交流。在一次的闲谈中，郭教授忽然对我提起他曾经把我的《忆植物园之黑天鹅》绝句（第七章：代价）让潘老前辈评，并鼓励我向潘老前辈学习诗词与书法。可惜当时我拖拖拉拉的没当机立断，现

已懊悔莫及。郭教授是我的诗词启蒙老师，但遗憾的是他已无法看到这本诗集了。在题诗时，无论是初稿或成稿，我总与内人分享句中意境，她也时常是我的“一字师”。无意中这过程也让我们不自觉的回味我们四十多年来同甘共苦的生活情景，也让我们更加珍惜我们的拥有。我也特别以这部诗集献给教育和辅导我的先父母、师长、同事、和好友们，尤其是我的诗词启蒙老师郭家治副教授，和南洋理工大学淡马锡实验室里的同事廖美娟小姐（她的30多幅画启发了我对“诗画”意境的领悟）；还有不断鼓励我和支持我的内人和孩子们。我在南洋艺术学院第一次和院长朱添寿先生见面时，他赠了我一本他在十多年前出版的《洒落人间尽粉妆》诗集。我也以我未出版的《盼望》诗画集恳请朱先生指教。他的评语是“很有唐人韵味”和“以别人的画来题诗是一件不容易，但却是一件很值得尝试之举”。朱先生具有知名度的本地诗人，他的简短评语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鼓励；我也在此感谢他。顺便一提，《盼望》诗画集是我在2009年离开南洋理工大学淡马锡实验室时根据廖美娟小姐的17幅画而题的诗句；我也将其中的诗画选入这部《尘根一古稀》诗集里。我的中文水平有限，所写的诗句还非常幼稚，无法完整表达内心。在押韵，对联，典故，词汇等众多方面还有待大幅度提升。但想到对我这个搞工程专业的人士来说，能有今天的水平和能出版这部诗集的“无心插柳柳成荫”成果已是一个很大的飞跃与鼓励。

盛怀民

2014年12月13日